

[日] 高村 薫

曳日馬

太陽を曳く馬

下

赵建勋 译

曳日馬

太陽を曳く馬

TAIYO O HIKU UMA Volume 1—2 by Kaoru Takamura
Copyright ©2009 by Kaoru Taka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曳日马：全2册 / (日) 高村薰著；赵建勋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8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2794-2
I. ①曳… II. ①高…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0102号

曳日马 全二册

作 者	[日]高村 薰
译 者	赵建勋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43.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2794-2 定价 7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曳日馬

太陽を曳く馬

第四章 死者

事实究竟如何，应该调查清楚吗？不，究竟什么是事实呢？为印度哲学倾倒的青年。独生子。原大企业员工。原奥姆真理教信徒。癫痫患者。出家人。死者。把这些概念全部结合起来的末永和哉存在过吗？或者说，扛着这么多头衔的末永和哉存在过吗？昨天晚上入睡之前，雄一郎考虑的是这些问题。夜里醒来多次，考虑的也是这些问题。

十一月二十七日，调查进入第二天。

在霞关周围和樱田门附近，一点也感觉不到宗教激进主义的威胁，到处飘荡着关心皇太子妃快要生孩子了的冗长的空气。雄一郎八点之前来到警视厅，主持了早晨的碰头会。他听取了几个正在处理长期未解决事件的部下的汇报之后，老生常谈地向部下指示道：没有犯罪动机的犯罪是没有的，即便是突然加害于过路人的罪犯也有他的犯罪动机，要进一步挖掘犯罪动机！雄一郎一边这样指示着，一边在心里想道：是啊，动机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凡是宗教集团都要排斥异质的东西，这是宗教集团的本质。但是，难道这就是永劫寺僧伽的修行僧们看着末永走出僧堂却假装没看见的动机吗？一个当过公司职员、僧历很浅的青年，就算曾经是奥姆真理教的信徒，真的会对

一个传统的宗教集团产生精神上的威胁吗？不，可以这样断定的说法并没有从僧伽的当事人那里听到过。那么，一心求道的修行僧们，在明明可以预见末永走到外面去以后有发生事故的危險的情况下，故意不加阻拦，应该有更直接的动机。但是，所谓更直接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而且，目前依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发生于僧伽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动机或人为的因素，只不过是偶然未履行监护责任造成的结果。

雄一郎很快结束自己的思考，把吉冈叫过来，在纸上写了“去摸一下一九九一年末永和哉在世田谷道场加入奥姆真理教的情报”一行字给他看。吉冈并没有对自己昨天晚上凭直感说中了末永原来是奥姆真理教信徒发什么感慨，而是很平静地说道：“如果是一九九一年的话，先去庆应大学了解一下末永上大学时的情况怎么样？”听了吉冈的话，雄一郎感觉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吉冈的建议也对，确实应该先了解末永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学生。于是命令吉冈去庆应大学文学系调查，并指示他通过电话确认以下两点：一、六月五日晚上发生事故以后到永劫寺去过的赤坂警察署交通课的警察，那天晚上永劫寺的大门和便门是否都上了锁；二、问一下慈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栗田医生，癫痫的复杂性发作时，朦胧状态会持续多长时间。雄一郎要根据上述二人的回答，推定末永和哉六月五日晚上坐禅开始时是否已经跑了出来，动机的追究则是那以后的工作。

旁边的一个股长一边“哗啦哗啦”地翻阅报纸，一边看了雄一郎一眼，那眼神分明是在说：这个雄一郎，还真愿意为

调查一件捉摸不定的诉状耽误时间！股长那浆洗得硬硬的衬衫袖口，确确实实地显示着一个管理人员风度。雄一郎没理他，拿起电话分别跟住在世田谷的末永和哉的父母、住在青梅的福泽彰闲以及永劫寺的人约定面谈时间。第一个联系上的是末永和哉的父亲末永敏雄，那是一个靠退休金过着安静的生活的老人的声音。末永夫妇大概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默默地看了一小时的报纸以后，吃完早饭正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时候，预想不到的电话铃响了。末永敏雄接电话的时候带着几分条件反射似的警戒感。雄一郎对他说，自己是负责调查他们的诉状的刑警，希望今天能跟他见上一面。末永敏雄僵硬地答应了。雄一郎说，现在需要做些准备工作，一小时以内再打电话联系一次，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接下来给福泽彰闲打电话。青梅的青岩院没有电话，想跟福泽彰闲取得联系的话，必须给一个叫天宁寺的寺庙打电话，请他们转告。接电话的是天宁寺的住持，说话的口气就像某个官僚机构窗口的值班员，爱答不理的：“福泽和尚现在不在青岩院。”天宁寺的住持说，两个星期以前的十一月十三日，托钵行脚僧打扮的福泽来到天宁寺，说是要游山修行。当时住持不在，接待福泽的是一个值班的役僧，忘了问福泽去哪里游山修行，也忘了问他修行多长时间。不过，从福泽身上穿的袈裟和随身带的经卷匣来看，确实是要当一个行云流水的行脚僧的样子。住持又说，那个人哪，说不定还真要游山修行呢，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单身嘛，没有任何牵挂。住持说话的口气非常冷淡，与其说是揶揄，倒不如说是唾弃。

雄一郎从电话里可以听到丝毛犬的叫声和女人悠闲的笑声，还有电动吸尘器的声音。

雄一郎问道：“现在也不在吗？有没有办法确认一下？”

“青岩院太远了。我打电话问问那边的施主，中午你再来个电话吧。你姓合田吧？那就这样。”

住持匆匆挂断了电话。

十一月十三日？雄一郎听到这个日子的时候有些吃惊。前一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是雄一郎第一次到青岩院的日子。那天为儿子掘墓，要把儿子的骨灰埋在那里的福泽，还让雄一郎帮助他搬过去一块石头。这样一个福泽，第二天就游山修行去了。雄一郎又想到了第一次见到的，简朴的佛坛旁边的那幅插图——《曳日马》，想到了还有自己没读到的福泽写给儿子秋道的信，那些信里，福泽写给等着执行死刑的儿子的，恐怕是关于生死的问题吧。雄一郎还想到了福泽在永劫寺僧伽的时候，迎来青年末永，以及跟末永相处的日子，想到了在永劫寺僧伽，福泽跟年轻的修行僧们展开激烈论争的日子，甚至想到了福泽作为副住持在赤坂的永劫寺登场的日子。

真糟糕！这个最有见面价值的人让他给跑掉了！思绪飞到这里，雄一郎自嘲地笑了笑，暗悔十一月十二日竟未想到这一点。福泽让生下秋道的女人在东京饿死，让秋道成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领回遗体，火化之后又亲手埋葬，这样一个男人，还能留下什么呢？作为禅家，用“空”观看待一切，具有超出常人想象的残酷与悲惨的孑然一身的福泽，究竟能留下什么呢？不，这样想也许是不对的。

如果昨晚高木和岩谷说的话是正确的，那么，让没有活着的意义的人继续活下去的所谓禅家的虚无主义，应该说本来就没有厌世等思想。

雄一郎制止自己继续想下去，伸手拿起了电话。这回是打给位于西新宿的久米哲司律师事务所。接电话的秘书说，久米不在，今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出庭。雄一郎让秘书给久米留言之后，又给宗教事务厅打电话询问福泽的消息。宗教事务厅的人回答说，有的和尚换了寺庙也不向宗教事务厅报告，所以他们并不能准确掌握所有和尚的去向。接下来雄一郎给众议院议员福泽贵弘的事务所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没听说过福泽众议院议员有那么一个弟弟。刚放下电话，旁边的股长嗤笑道：“给众议院议员事务所打电话找人啊？如果是我就亲自去一趟。”

这时，管理官说话了：“合田，众议院议员事务所跟和尚的事有什么关系吗？不是说好了吗？这件事一两天之内就处理干净了！福泽彰之是当事人吗？你找他干什么？你就确认一下永劫寺在被害人的安全管理上有没有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嘛！不就是一起交通事故吗，你搞那么深入干什么？”

雄一郎站起来，面对管理官那张困惑的脸，同时用眼角将旁边的股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收入眼中，心说这回自己又得罪了一个长官。本来已经打定主意一直到退休都奉行得过且过、不出大错的处世哲学的，可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与自己打定主意奉行的处世哲学大相径庭。而且，明明意识到是大相径庭的，也无法控制自己。就拿现在

这个瞬间来说吧，脑海里浮现出来的还是托钵行脚僧打扮的福泽一个人行进在深山里的情景。

这时候，管理官又说话了：“你手上积压的案子也不少嘛！”

雄一郎知道自己手上积压着不少案子，但还是故意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那个死于交通事故的年轻僧侣原来好像是奥姆真理教的信徒。”

可是，管理官并不傻，他对部下不敬的态度很不满，眼角都扭歪了，说了句“那我再跟上边商量商量吧”，就把脸转到一边去了。

今年岁暮，给上边送年礼的数额肯定得大大增加了。干吗非要跟上边较劲呢？真傻！

雄一郎重新坐在椅子上，拨通永劫寺事务局的电话，对事务局局长田边说：“想跟长谷川明圆住持和冈崎博法等僧伽的修行僧谈谈，最好能安排在今天。”说完以后没挂断电话，就那样等着对方的答复。在等着田边答复的时候，雄一郎忽然发现吉冈还在打电话。给赤坂警察署和末永的主治医生的电话还没打完吗？不对，肯定是在为私事打电话。

这时，雄一郎的手机响了，一看手机屏幕，是久米打来的。

“我是久米！”久米律师的声音还是钢铁一样响亮，“刚才，我的事务所给我来电话说您打电话找我。我这边马上就要开庭了，跟您少说几句吧。福泽果然不见了是吗？不知为什么我已经预感到了。合田先生，十二日那天你去找过他吧？不，我也正为找不到他为难呢，该担心的事总是要担心的。对了，福泽写给秋道的信还有几封在我手上，让我再考虑一下是否

把复印件给你。其实啊，我这边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情况跟诉状有所不同。简单一句话，有相当多的投机热钱跟永劫寺占用的地皮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得好好考虑一下。对不起，没时间了！明天早上在京王广场那边一起吃早饭怎么样？”

以前久米律师说过，如果没有检察院的令状，他是不会把福泽的信给雄一郎看的，今天居然松口了，另外还提到了跟永劫寺占用的地皮有关的投机热钱。雄一郎马上答应明天早上跟久米律师一起吃早饭。

关掉手机以后，永劫寺那边的电话还没人说话。要么就是在接待突然到访的客人，要么就是冈崎博法难缠。雄一郎见吉冈坐在了电脑前边，不再打电话，就叫了他一声：“吉冈！报告呢？”吉冈转过脸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胜一败。大学那边让我等他们的电话。”这就是吉冈的报告。

所谓一胜，指的是六月五日晚上去永劫寺的那个赤坂警察署交通课的巡查长的证言。巡查长说，他按响永劫寺的门铃以后，确实看见迎出来的修行僧用钥匙打开了便门的锁。那种锁不是从里边用手攥住把手一转就能开的锁，而是必须用钥匙才能开的锁，可见对大门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那么，便门是什么时候上的锁呢？钥匙由僧伽值班室统一管理，那天晚上没人外出，也没有发生丢失钥匙的情况。还有，除了下午六点以前，高木和尚带着一个修行僧外出，去一个施主家做灵前守夜佛事，七点多明圆回家，快八点的时候事务局局长田边回家，没有其他人外出，也没有来客，可以认为到

晚上九点十分警察来的时候，便门一直是锁着的。便门和大门的铁栅栏高达两米五，要么就是末永光着脚爬上去翻出门外的，要么就是有人用钥匙把门打开让末永出去，然后又把门锁上的。给末永开门的有可能是某个没参加夜坐的修行僧或值班的修行僧。

所谓一败，指的是主治医生的证言。主治医生栗田说，癫痫的复杂性发作一般是持续数分钟到半小时，但也有可能持续了一小时以上。特别是停止服药的癫痫病患者，偶有持续一小时以上的复杂性发作。至于末永是不是这种情况，事到如今已经不好说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末永究竟是夜坐过程中出走的，还是夜坐之前出走的，还不能做出判断。怎么办？雄一郎正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的时候，在电脑上开了很多网页的吉冈离开座位来到雄一郎身边：

“不去青梅了吧？那么，先去末永家？我心里总放不下永劫寺的防火楼梯。七点前末永在第一排的一号单上坐着，太平门就在他眼前。防火楼梯一般没人利用，现在去采集指纹或脚印也许能有所发现。不管怎么说，如果不能确定末永到底是怎么出去的，调查就进行不下去了。是不是……”

指纹？没有搜查证，也没有采集指纹的工具，怎么采集？

“你先等一下，我电话还没打完呢。”雄一郎打断了吉冈的话，因为电话里传来了永劫寺事务局局长的声音：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寺庙的早晨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先说住持，今天晚上七点，一个灵前守夜佛事结束以后可以

跟您面谈，对，晚上七点以后就可以。至于冈崎和尚嘛，说跟警察没话说，这人很顽固，以后再约他吧。另外，神崎、田宫、清川这三位和尚虽然答应得不痛快，不过同意今天托钵化缘回到寺里以后可以跟您面谈，他们要求三个人一起谈，下午三点半开始谈。对了，真田和尚家里有急事，今天早晨回家了，三天以后才能回来，这个也得等以后再说了。情况就是这样的，请您能够理解我的苦衷。”

“真田和尚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能告诉我吗？”雄一郎间不容发地问道。

田边没想到雄一郎会钉这么紧，一时说不出话来，放下电话去查真田和尚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了。发生事故的那天晚上，跟末永同坐第一排的“F”神崎和“B”田宫，还有在寺内巡回值班的“L”清川和“M”真田这四个人，是昨天跟所有修行僧面谈之后锁定的，没想到真田行动这么快。正在接电话的吉冈用眼神问道：“逃走了？”雄一郎摇摇头，意思是“不知道”。就要腊八摄心了，这时候离开寺庙，就是被怀疑为“逃走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突然，雄一郎就像做了一个漫无边际的梦似的，自己也没有想到事态会有这么严重，后脊梁直流冷汗。僧堂的防火楼梯确实有调查的必要，指纹等即便能采集到，也无法判断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但搜集证据的行动，至少可以给那些与事件有关的人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永劫寺事务局局长田边查一个地址就查了五分钟。雄一郎把位于宇都宫的真田家寺庙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记下来以后

挂断了电话，他决定过一两天再跟真田联系，问问真田突然回家的理由是什么。今天先去见住持长谷川明圆和那三个修行僧，看谈的结果如何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当然，关于堂行僧冈崎博法，必须赶紧想出一个对策来。

吉冈跟教过末永的庆应大学教授板仓取得了联系，虽然板仓很不愿意见警察，但还是同意中午十二点在他的研究室等着雄一郎他们。本来以为板仓是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叫雄一郎感到意外的是板仓是研究认知心理学的。又是一个难题。

雄一郎又给末永家打了一个电话，跟末永敏雄约好上午十点在他家见面，然后就跟吉冈一起站了起来。管理官对雄一郎说，如果发生了新的事件，马上把你召回，你可要做好精神准备！雄一郎答应了一声，心里却说：真是废话！

*

末永家位于世田谷的等等力地区。散发着湿漉漉的苔藓味道的常绿植物，褪色的杉木板围墙，挂着白色窗帘的宽大的玻璃窗，恐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建筑。跟周围的房子比较起来显得格式不同，有一种时间停止了古旧感。为社会尽力之后退休，末永和他的父母过着安静的生活。位于拥挤的住宅区一角的末永家，仿佛化作一座昏暗的祠堂。祠堂的主人退休之前似乎是一个国家公务员或教师。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祖上多少有些遗产，对孩子的教育也是非常严格和热心的。